

---

# 小說月報

## 百花獎作品集

下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**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集(下册)**

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41/2插页2 字数322,000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800

---

书号: 10151·870

定价: 2.7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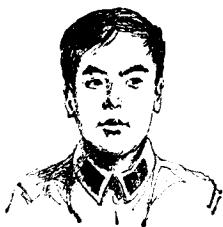
## 内 容 提 要

《小说月报》首届百花奖，完全由读者投票评选，选出的十六篇作品，不但以其较强的可读性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，而且在思想上、艺术上都达到了高水平，是专家和群众都公认的小说佳品。正因如此，著名作家王蒙称赞这次评奖是“创举”，并特为本书撰写了序言。

本书是这十六篇获奖作品的结果，分上下两册出版，下册计六篇：刘亚洲的《中国心》（中篇）、张洁的《尾灯》、仇学宝的《“我是来当儿子的……”》、佳峻的《虎门“犬”子》（中篇）、鲍昌的《祝福你，费尔马！》（中篇）、冯骥才的《神鞭》（中篇）。

## 目 录

- 中国心.....刘亚洲( 1 )
- 尾灯.....张 洁(137)
- “我是来当儿子的.....”.....仇学宝(172)
- 虎门“犬”子.....佳 峻(193)
- 祝福你，费尔马！.....鲍 昌(252)
- 神鞭.....冯骥才(374)



刘亚洲

## 中国心

——李大维口述：一位台湾少校的故事

〔作者简介〕 刘亚洲，男，三十二岁，安徽省宿县人。自幼喜爱文学。一九六八年参军。一九七二年，被选送入武汉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学习，同时开始文学创作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陈胜》，在毕业的同年脱稿并于翌年出版。

近年来，他从事业余创作，作品甚丰，多次获得各种类型的文学奖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秦时月》、《两代风流》；报告文学集《恶魔导演的战争》；报告小说集《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》等。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同年十二月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
我去找李大维，请他讲讲在台湾的生涯。

他沉默了一阵，微笑着回答我的请求：“不讲我自己，讲我的一个朋友，好吗？”

“他是一个什么人？”

“别问他的名字，就叫他少校吧！”

“少校？”

“对。这是张学良给他起的名字。从小时候起，大家就都这么叫他。后来，他也果然当了少校。”

“好的，那就请你讲讲这位少校。”

李大维讲了起来。他预先向我保证，他所讲的彻头彻尾是一个真实的大故事。我也彻头彻尾照实记录。但我执意把自己的记录文字叫做报告小说。

## 一 给张学良的信

张伯伯：

永别了。

是的，永别了。在你面前，爸爸说“再见”，你说“再见”，我也说“再见”。其实，我在骗你，爸爸在骗你，而你，也在骗我们。这里的“再见”是一个多么虚伪的字眼，又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字眼。我们都心照不宣，什么“再见”，另一个世界里“再见”吧，或者，梦里“再见”吧。

将近半个世纪了，你的同龄人演出了人生舞台上的一幕幕悲喜剧：胜利，失败；权力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；悲壮的死，怯懦的生；有人死了却活着，有人活着却死了。几多悲欢，几多离合，好不绚丽多彩！可是你，拥有的却是一座巴士底，现代的巴士底，永恒的巴士底！

.....

爸爸是“保护”你的警察所长。你说你的岁月是“流水”，你身边也流水般地走过了多少警察所长。你的时光是流水吗？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吝啬？他们与你相伴，少则一天，多则一年，唯独我爸爸，在他们中夺得了金牌——六年。只有一点，我知道爸爸与他的前任们是相同的：他们在你面前都是昙花，都只能一现而已。奈何！

这几天，爸爸心情不好，走路老低着头，象遗失了钱包。我却象遗失了整个世界。爸爸不愿意离开你，可是他只敢叹气。我也不愿意离开你，但我蔑视叹气。英雄是不叹气的，你就从不叹气。我想哭。我历来认为属于我的东西中，眼泪最昂贵。我愿把它献给你！我只把它献给你！

你是有魅力的。你的风采折服过中国，世界也曾在你面前震颤。无论是谁看你一眼之后，就再也无法把你忘掉。而我，同你一起生活了四年，后两年我上了军校，但几个假期都回到了你身边，更何况，这是我走向成熟的两年。岁月如歌。孩提的岁月是牧歌，成熟的岁月是《离骚》。那种对比颇有山中一日，世上千年的味道。因此，这几个假期是最后的，也是最好的。

人的生命是一根蜡烛。我的生命之烛燃得最亮的时候，就是这几年。与你相处的一幕幕，虽逝去，却难忘！

我刚来的时候，就发生了那个著名的“鸟笼事件”。是的，他们把它称为“事件”，独独瞞你一人。你捉了一只鸟，又买了一个笼子，把鸟放进笼里，然后派人送到老头子<sup>①</sup>那里去。呵，笼中鸟，你不是在暗喻自己吗？小鸟是痛苦的，它要挣脱

---

① 指蒋介石。

囚笼。你也是痛苦的，你也要挣脱囚笼啊！在那一刻，我只感到了这个世界的无情。小鸟是你的猎物，你是老头子的猎物。原谅我这么说，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憎恨猎取者，同情被猎者。

老头子收下了你的鸟和笼子，又派人送来了一个更大的笼子。

他说：

“你再捉鸟吧，我有的是笼子。”

“我有的是笼子”，好钢口！今天，这已成为他的一句名言。

囚笼有两种：一种在栅栏之内，一种在栅栏之外。绝大部分人生活在后一种囚笼内，生活在大千世界乃至宇宙之中，你却生活在前一种囚笼内。你是真不幸者。

当你接过那个更大更沉重的鸟笼时，脸上平静得没有一点表情，只说了一句：

“可惜了一只鸟儿！”

你见到我爸爸时，又说：

“我不好。我害自己还不够，又害了一只鸟儿！”

我突然理解了你们。你们的猎取是无奈的，甚至是痛楚的。你们为了自由，才使一只小鸟儿失去自由。但你们都没有自由。你们同情失去自由的小鸟儿，我同情失去自由的你们。

自由，闪光的字眼，美丽的字眼，骗人的字眼，极富诱惑力、极富煽动性的字眼，它引了多少人为之折腰！那些天，我重新认识了它。

从那时起，我对自由产生了一种近乎狂热的恋情。也许有一天我会象你们一样失去它，因此我现在才要加倍欣赏它，享用它。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：无论多冷的夜晚，睡觉



时也要把所有的窗子打开。紧闭的房子不也是囚笼吗？我需要呼吸自由的空气，即使在睡梦中也需要。

后来的几天，你是在反躬自责吧？我看见你钓鱼时，每钓一条，随即又放回身后的山涧里去，如此反复。我还看见，有一位警卫人员捕捉了一只鸟，你花钱将鸟买下，在手中抚弄良久，然后放了。小鸟嘤嘤地飞向蓝天。你的双目凝望着，你的双手僵硬地伸展着，象要拥抱蓝天。

这情景，将我的心碰撞得痛楚极了。我更加同情你。你也向往天空，那是一个多么自由自在的去处！可是你没有天空，你将永远没有天空。在那以后不久，老头子撒手人世了。人们都以为，他的死，是你的解脱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死亡是消除隔阂最好的办法。死亡甚至会引来仇敌的赞美。不幸，这想法过于简单和天真了。老头子在临终前同他的儿子（那个即将成为另一个老头子的人）谈到了你，只说了四个字：

“不可放虎！”

最初听到这句话时，我竟激动得不能自持。张伯伯，你不感到骄傲吗？我若是你，我会笑，会满足。他把你比作一只虎。一个人在被囚禁了数十年之后仍被别人看成虎，那是怎样一只虎呵。数十年，好长好长的岁月，你老了，你瘦了，可你依然八面威风！你是被囚禁者，神经并不脆弱，倒是囚禁你的人神经是脆弱的，他至死不敢放你！在这一刻，我心中突然涌上来一个奇想：你不是他的猎物，他反而是你的猎物！

我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。新竹山中是荒凉的，山间小路上，常常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身影。当然，还有一些身影隐没在树丛中。大人们不敢接近你，我敢。孩子是天使，禁地对天使不设防。

有一天，我问你：

“张伯伯，你几乎被关了一辈子，究竟是什么道理？”悄悄看了你一眼，我又问：“你甘心吗？”

你说：

“甘心。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你笑了。我实在无法形容那是一种怎样的笑，有些阴沉，有些嘲讽，还有些辛酸。说话时，你显得多么轻松；笑时，你又显得多么沉重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你用一句轻松的话勾勒出了一个多么沉重的故事！这故事太沉重，也太长，长得一千零一夜也道不尽。谁是君？谁是臣？莫非还有一个王朝？真是童话呵，不过，它是一个在冬天里讲的童话，让我心里发冷。

我说：

“这种事，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吧？”

你没回答我，却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“这里是被遗忘的角落。”

“这里？”

你指指脚下：

“这块土地！”

你脸上浮现出一种愤慨的表情，让我吃了一惊。你恨这块土地吧？你恨，我觉得。它毁了你，亏待了你。

“这块土地太古老，”你接着说，“古老得使它的人民认为生活在回忆里才是合理的，骄傲的，于是，重复便成了他们的专利。今天是昨天的重复，明天是今天的重复。”

我必须承认，当时我完全不理解你的话，今天也不完全理解，但我愿意理解，我所遇到的一切也帮助我理解。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标准评价它。你的评价最神

奇。

很快地，我发现我对你有一点误解。我以为你恨这块土地，可是我错了。你爱它，深深地爱它；恰恰是由于你太爱它了，你才会在爱过它之后又恨它，恨过它之后反而更爱它。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情感！

那天，我写了一首关于你的诗，拿给你看。开头是这样的：“伯伯/你是军人/永远的军人/可是你已经打完了属于你的那份战争……”

你的眉头忽然一拧：

“不对！”

我愕然。

我实在有些糊涂了。你说：

“他们走了，又来了。这一回，他们不是用三八枪打我们的大门，而是用丰田小汽车、索尼录音机、三洋电视机，还有他们的歌！时代换了，武器换了……”

我想笑，但笑不出来。我不敢苟同你的看法，但我理解你和你那一代。

你又说：

“看见他们踏上这块土地，我就想发怒，想喊叫……”

也许你的观点是荒谬的，可是我感觉到了一颗发烫的赤子心。是的，感觉到，因为我的心也热了起来。

你不再睬我了，用眼睛死死地盯住前方，好长时间不眨一下。我诧异了，问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你看。你看到了吗？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我们这块土地，是亚洲的心脏，亚洲的胸膛。你看，异族的长矛刺进了它。它流血了，流了好多血。我们的血是烫人的。”

这惊心动魄的情景我看不到，你看得见。但我从这些话中看到了一种民族魂。你最有权利说这样的话。家仇，国仇，还有因这两种仇而派生出来的你个人数十年的耻辱。你是历史长河中伤心的过渡人。

张伯伯，将近五十年呵，你觉得伤心吗？我都替你伤心了。“伤心复伤心”。每当我看见你一个人蹒跚而孤零地踟躕在山间小道时，鼻子就忍不住发酸。

一次，伴你散步时，我说：

“张伯伯，我真可怜你。如果你不被……”

谁知你的面孔马上变得严峻了，甚至含着一点轻蔑，训斥道：

“这是什么话！”

我不知所措，不敢吱声。我们默默而行，良久，你才说：

“我不要听这样的话。我可以被人恨，可以被人爱，就是不可以被人怜！”

我心中一震。

小路上出现了一群鸡。

“你看，”你说，“领头的那只鸡。”

那是一只雄壮而美丽的公鸡，昂首阔步，鲜红的冠子仿佛在滴血。

“多傲啊，”你说，“每只公鸡几乎都在刚刚长成之后就被割杀，可它们的眼睛中却没有任一点历来命运的阴影。鸡尚且如此，何况男子汉大丈夫！”

我凝视着你的眼睛，那是双与世隔绝的眼睛；久违了太阳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。再仔细看看，岂止是没有阴影，那里面燃烧着火，燃烧着太阳的光焰！

我最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是在那一个黄昏。那天，你的十几个部下来看望你。他们都是东北军的将领。东北军，一个被遗忘了的名字，一首悲愤的歌。它最先投入那场民族的战争，却最先从战争的舞台上消失。白山黑水，它的家乡，竟成了它的朱仙镇。令人可憎的金牌，何止十二道，把它调到另一个战场。空怀壮志，纵有宝刀，却斩不得楼兰！近代中国史悲剧迭出，它演了一出悲剧。

面对旧部，你无言。整整一下午，我清楚地记得你只开了三次口。自你身陷“囹圄”以后，他们是第一次见你。我期待着暴风雨。谁知你只淡淡丢出这样一句话来：

“日子是无声的，所以言辞显得笨拙了。山居是无人的，所以礼仪也疏忽了。来，无妨；去，亦无妨。”

我不理解这些话，但我发现那些人是理解的。

你领着他们参观你的居所。一路无言，一路轻烟。当来到你潜心钻研《明史》的书房时，你站住了。几千册有关明朝的书籍在书架上望着你，沉默着。一个王朝沉默着。历史沉默着。你和你的旧部也是历史，你们也沉默？

你忽然转过身来，说：

“学良是东北父老的不肖子孙！”

哦，你在对历史发言？

人们骚动了。有人高声道：

“不，少帅，你是东北的骄傲！”

少帅！这名字好响亮！拥有这名字已经够骄傲了。

人们对这句话报以掌声。屋里的气氛陡然变得热烈起来，可是你又沉默了。

黄昏时，要分手了。那些人情绪十分激动。他们都是垂暮之人，这是他们数十年来第一次与你相会，也将是最后一次。踏着夕阳归去，便是人在天涯，是孤旅，也是断肠人。别时难，相见更难！

他们都哭了，象孩子一样地哭了。

你不为所动，依旧不发一言。在那一刻，我觉得你是残忍的，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你的过失。悲惨世界是残忍的。

你们一起来到院子里。你不愿再送，挥了挥手。你能够挥走晚霞，却不能够挥走你的子弟兵。在你行将转身时，一声声令人心碎的呼唤留下了你。“少帅！少帅……”他们在呼唤你，他们在呼唤旧日的梦。

你望着他们。他们望着你。含泪的目光象一张网罩着你。你的目光是冰凉的，可我还是从中看到了痛苦，看到了挣扎。你要挣出这张网。

哭声变大了。痛哭是为了爱。我觉得似乎只有从女人身上才听到过那种发自生命深处的痛哭。

起风了。枫叶纷纷落下。枫树也在落泪？不仅有泪，还有血啊。叶子是红的嘛。

有一个人哭得几乎控制不住自己，要跪在你面前。

你大喝一声：

“起来！”

那人如受电击。大家也怔住了。

你又缓缓道：

“男儿膝下有黄金。”

你再次挥手，又引起哭声。忽然，你厉声道：

“成三列纵队，列队！”

大家茫然。我也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。

你重复了一遍。

他们毕竟是军人！军人对于命令是敏感的。尽管他们不胜惊诧，还是在你面前排成了三列纵队。

你用炯炯的目光逼视着他们。当年，你身披猩红大氅，腰佩短剑，勋章与日月争辉的时候，也是用这种目光逼视他们的吧？这目光让人感到尊严，感到力量，感到一种决胜千里的气势。懦夫也会在它的逼视下勇敢起来。我看到，旧日的将军们停止了流泪，开始抖擞精神。一颗颗头颅扬向夕阳天。晚风揉乱了他们的白发。

“向后转！”你发令。你声音苍哑，绝不雄壮，可正是这种苍哑，令人感动。我觉得那是一种超级的雄壮。你青春已逝，我看到了比青春更骄傲的东西！

将军们挺起了久久不曾挺起的胸膛。这些胸膛曾经面对过异族的刺刀。今天，前面也有刺刀？

“开步——走！”

没有了屈辱和悲愤，只有盖世的风流！霎时间，空间变小了，人生短促了，距离消失了，这儿不再是新竹的山坳，纵然山清水秀，却那般纤细，柔弱；这儿是沈阳的北大营，有些肃杀，却有一种粗犷的美！你的眼睛虚眯起来。你在检阅。受阅人是老迈的，但精神是年轻的。你露出了庄严的笑。我知道，在你眼中，这三列纵队是你的八千江东子弟和旌旗十万！

他们走了。你一直目送他们，直到那些身影完全消失，才转过身来。这时候，你落泪了。

我也落泪了。

这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那天夜里，我睡不着，又悄悄来到院子里。夜是冷的，可是不觉得冷，因为这是一块发烫的土地。白天，这里曾经燃烧过烈火。热气灼着我。我的身心也在燃烧。你是虎，这里是平川，但你英雄本色犹在。大将军横刀立马，气盖万夫之敌！你永远不会被犬欺。做人要做你这样的人。

我一直在那里站着，想着，直到晨光把天肚剖开。

张伯伯，在即将与你告别的时候，我想对你说的话有很多，但最想说的已经说了，暂时打住吧。爸爸催我多次了，我的手也发酸了，说一句俗气的套话：草草不恭。我还会再提笔的。

你的“少校”

## 二 爸爸

少校说：

“孩子心中的王国总是被两个偶像统治着，爸爸是国王，妈妈是王后。我只有国王，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妈妈。爸爸既是我的爸爸，又是我的妈妈。有人说，男孩子多半是恋母的，我则恋父。”

妈妈刚生下少校就出走了，走得是那样彻底：家中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。他只能在想象中勾勒她的形象。“上帝不能到每个家庭，所以创造了母亲。”这是人们最爱说的一句话。这句话把母亲比作上帝。每当他听见它时，总会感到茫然：他没有见过上帝，也永远不会见，他也没有见过母亲。上帝和母亲一样遥远，一样陌生。他只熟悉爸爸。

从他记事的时候起，耳边就老是响着爸爸为他唱的儿歌：



爸爸的头，  
象地球，  
有山，有水，有河流……

他太熟悉那颗“地球”了。爸爸高高的鼻子，在他眼中是大山；爸爸的眼睛，是无垠的湖。渐渐，他意识到，自己的头也是地球。一天，他偶尔和爸爸一同站在镜前，呵，那是两颗多么相象的地球！不同的只是一颗年轻，一颗老了。

他和爸爸不光是形似，神似，甚至“心似”！他有一个毛病：每当累极了的时候，右手食指就会不停地抖动。一次，爸爸带他去爬山，他们一口气冲上山顶。大山睡在了他们脚下，他们睡在它头上——累坏了。这时，他的右手食指剧烈抖动起来。他把手伸向爸爸：

“你瞧！”

爸爸微笑着，慢慢伸出自己的右手，

“你瞧！”

蓦地，他的心不跳了。爸爸右手的食指也在抖动，和他的一模一样。

一大一小两只手平端在空中，快要接触。这是第几类接触？都说第三类接触是心灵的接触，那这一定是第三类了。这一刻，他想，我是爸爸生命的延续。我的血管里流着爸爸的血，爸爸在这个世界上又塑造了一个自己。

爸爸不仅给了他肉体的生命，更重要的是，给了他精神的生命。有几件事是他永生难忘的。

爸爸常给他讲《三国演义》中关云长的故事。孩提时，那是他第一个偶像。有人讲关云长，讲尽了骄傲的千里走单骑，战官渡，水淹七军，单刀赴会。爸爸也讲这些，但他最爱讲的却